存餘堂詩話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存餘堂詩話
作者：朱承爵　明

古樂府命題，俱有主意，後之作者，直當因其事用其題始得。往往借名，不求其原，則失之矣。如劉猛、李餘輩，賦〈出門行〉不言離別，〈將進酒〉乃敘烈女事，至於太白名家，亦不能免此病。鄭樵作《樂略》敘云：「然使得其聲，則義之同異又不足道。」樵謬矣。彼知鐃歌二十二曲中有〈朱鷺曲〉，由漢有朱鷺之祥，因而為詩，作者必因紀祥瑞，始可用〈朱鷺〉之曲。

《相和歌》三十曲內有〈東門行〉，乃士有貧行，不安其居，拔劍將去，妻子牽衣留之，願同餔糜，不求富貴。作者必因士負節氣未伸者，始可代婦人語，作〈東門行〉沮之。餘不盡述，各以類推之可也。《樂府解題》一書，著之甚詳。

謝朓詩，如〈暫使下都〉云：「大江流日夜，客心悲未央。」「金波麗鳩鵲，玉繩低建章。」如〈登三山〉云：「白日麗飛甍，參差皆可見。餘霞散成綺，澄江靜如練。」皆吞吐日月，摘攝星辰之句。故李白登華山落雁峰有云：「恨不攜謝朓驚人詩來搔首問青天耳。」

詩非苦吟不工，信乎？古人如孟浩然眉毛盡落，裴祜袖手衣袖至穿，王維走入醋瓮，皆苦吟之驗也。

王建宮詞一百首，蜀本所刻者得九十有二，遺其八。近世所傳百首皆備，蓋好事者妄以他人詩補之，殊為亂真。中有：「新鷹初放兔初肥，白日君王在內稀。薄暮千門臨欲鎖，紅粧飛騎向前歸。」「黃金桿撥紫檀槽，弦索初張調更高。理盡昨來新上曲，內官簾外送櫻桃。」此張籍〈宮詞〉二首也。「淚盡羅巾夢不成，夜深前殿按歌聲。紅顏未老恩先斷，斜倚薰籠坐到明。」此白樂天〈後宮詞〉也。「閒吹玉殿昭華管，醉折梨

園縹蒂花。十年一夢歸人世，絳縷猶封繫臂紗。」此杜牧之〈出宮詞〉也。「銀燭秋光冷畫屏，輕羅小扇撲流螢。天街夜色涼如水，坐看牽牛織女星。」此牧之〈七夕〉詩也。「奉帚平明金殿開，且將團扇共徘徊。玉顏不及寒鴉色，猶帶昭陽日影來。」此王昌齡〈長信秋詞〉也。「日晚長秋簾外報，望陵鼓舞在明朝。添爐欲熱薰衣麝，憶得分時不忍燒。」「日映西陵松柏枝，下臺相顧一相悲。朝來樂府歌新曲，唱著君王自作詞。」此劉夢得〈魏宮詞〉也。近讀趙與時《賓退錄》，其所述建遺詩七首，則是：「忽地金輿向日陂，內人接著便相隨。卻回龍武軍前過，當殿發開鵝鴨池。」「畫作天河刻作牛，玉梭金鑷采橋頭。每年宮女穿針夜，敕賜新恩乞巧樓。」「春來晚困不梳頭，懶逐君王苑北遊。暫向玉階花下坐，簸錢贏得兩三籌。」「彈棋玉指兩參差，背局臨虛鬥著危。先打角頭紅子落，上三金字半邊垂。」「宛轉黃金白柄長，青荷葉子畫鴛鴦。把來不是呈新樣，欲進微風到御床。」「供御香方加減頻，水沉山麝每回新。內中不許相傳出，已被醫家寫與人。」「藥童食後進雲漿，高殿無風扇小涼。每到日中重掠鬢，杈衣騎馬繞宮廊。」又云：「得之於洪文敏所錄《唐人絕句》中。」文敏所得又不知其何所自也。觀其詞氣要與九十二首為類。前所贋足者，每每見於諸人集中。惜今尚缺其一。

近世士大夫家，往往崇構室宇，巧結臺榭，以為他日遊息宴閒之所。然而宦況悠悠，終不獲享其樂，是誠可悲也。因記白樂天詩云：「試問池臺主，多為將相官。終身不曾到，惟展畫圖看。」乃知樂天之詩，真達者之詞與。

《天廚禁臠》說琢句法，有假借格。如「根非生下土，葉不墜秋風」，「五風寒不下，萬木幾經秋」，皆以「秋」對「下」。「因尋樵子徑，偶到葛洪家」。「殘春紅藥在，終日子規啼」，皆以「紅」對「子」。「閒聽一夜雨，更對柏巖僧」，以「一」對「柏」。「住山今十載，明日又遷居」，以「十」對「遷」。余謂古人琢句，亦或未用意至此，論詩者不幾於鑿乎？

張靈字夢晉，吳中名士也。早歲功名未偶，落魄不羈，寄情詩酒間。臨終之前三日作詩云：「一枚蟬蛻榻當中，命也難辭付太空。垂死尚思玄墓麓，滿山寒雪一林松。」後一日又作詩云：「彷彿飛魂亂哭聲，多情於此轉多情。欲將眾淚澆心火，何日張家再託生。」二詩可想其風致，亦足悲夫！

王水部伯安，正德間，言事謫閩中。過溪覆舟幾厄，時有漁人泛溪中，拯之山上。方徘徊間，邊遇一道者，自稱舊識，邀至中和堂主人處，盤桓數日，主人乃仙翁也。臨行作詩送之云：「十五年前始識荊，此來消息最先聞。君將性命輕毫髮，誰把綱常重一

分。寰海已知誇令德，皇天終不喪斯文。武夷山下經行處，好對清樽醉夕曛。」

張師錫〈老兒詩〉五十韻，摹寫極工。中有「看嫌經字小」，不免是老僧。「腳軟怕秋千」，不免是老婦。

題目詩最難工妙。如東坡〈為俞康直郎中作所居四詠〉中有〈退圃詩〉一首云：「百丈休牽上瀨船，一鉤歸釣縮頭魴。園中草木知無數，獨有黃楊厄閏年。」其於「退」略不發明，而「休牽上瀨」、「歸釣縮頭」、「黃楊厄閏」，則已曲盡「退」字之妙。此詠題三昧也。

苕溪漁隱評昔賢聽琴、阮、琵琶、箏諸詩，大率一律，初無的句，互可移用。余謂不然。〈聽琴〉如昌黎云：「喧啾百鳥群，忽見孤鳳凰。躋攀分寸不可上，失勢一落千丈強。」歐陽文忠公云：「颯颯驟風雨，隆隆隱雷霆。無射變凜冽，黃鍾催發生。詠歌文王《雅》，怨刺《離騷》經。二典意淡薄，三盤語丁寧。」東坡云：「大絃春溫和且平，小絃廉折亮以清。門前剝啄誰叩門，山僧未聞君勿嗔。」山谷云：「孝子流離在中野，羈臣歸來哭亡社。空床思婦感蟋蟀，暮年遺老依桑柘。」自是聽琴詩，如曰聽琵琶，吾未之信也。聽琵琶，如白樂天云：「大絃嘈嘈如急雨，小絃切切如私語。嘈嘈切切錯雜彈，大珠小珠落玉盤。間關鶯語花底滑，幽咽流泉冰下灘。」元微之云：「月寒一聲深殿磬，騄彈曲破音繁併。」歐陽公云：「春風和暖百鳥語，花間葉底時丁丁。」王仁裕云：「寒敲白玉聲何緩，暖逼黃鶯語自嬌。」自是聽琵琶詩，如曰聽琴，吾不信也。山谷聽摘阮云：「寒蟲促織月籠秋，獨雁叫群天拍水。楚國羈臣放十年，漢宮佳人嫁千里。」以為聽琴，似傷於怨，以為聽琵琶，則絕無艷氣，自是聽摘阮也。歐陽公聽箏云：「綿蠻巧囀花間舌，嗚咽交流冰下泉。」綿蠻之語，可移以詠情乎？東坡聽箏云：「喚取吾家三鳳槽，移作三峽孤猿號。」孤猿號之語，可移以詠琵琶乎？自是聽箏詩也。

吳文定公原博，詩格尚渾厚，琢句沈著，用事果切，無漫然嘲風弄月之語。其〈雪後入朝詩〉云：「天門晴雪映朝冠，步澀頻扶白玉欄。為語後人須把滑，正憂高處不勝寒。飢烏隔竹餐應盡，馴象當庭踢又殘。莫向都人誇瑞兆，近郊或恐有袁安。」其愛君憂國感時念物之情，藹然可掬。至如古人隨車縞帶，灞橋驢背，自是閒話頭。

詩家評盧仝詩，造語險怪百出，幾不可解。余嘗讀其〈示男抱孫詩〉，中有常語，如：「任汝惱弟妹，任汝惱姨舅。姨舅非吾親，弟妹多老醜。」殊類古樂府語。至如〈直鉤吟〉云：「文王已沒不復生，直鉤之道何時行？」亦自平直，殊不為怪。如〈喜逢

鄭三〉云：「他日期君何處好，寒流石上一株松。」亦自恬澹，殊不為險。

吳人黃省曾氏刻劉叉詩，其跋語云：「假太原少傅祕閣本校正一十二字，始得就梓。」其用心亦勤矣。余家舊藏本古律類分三卷，有〈自問〉一首云：「自問彭城子，何人接汝顛。酒腸寬似海，詩膽大於天。斷劍徒勞匣，枯琴無復絃。相逢多不合，賴是向林泉。」今黃本所遺。

昔陸放翁《老學菴筆記》嘗載宋太素〈中酒詩〉，云：「中酒事俱妨，偷眠就黑房。靜嫌鸚鵡鬧，渴憶荔枝香。病與慵相續，心和夢尚狂。由今改題品，不號醉為鄉。」放翁以為非真中酒者不能知此味。近浙舉子張傑子興亦有〈中酒詩〉云：「一枕春寒擁翠裘，試呼侍女為扶頭。身如司馬原非病，情比江淹不是愁。舊隸步兵今作敵，故交從事卻成讎。淹淹細憶宵來事，記得歸時月滿樓。」余謂比太素更詳而有味。

中吳文徵仲〈寄義興杭道卿詩〉云：「坐消歲月渾無跡，老惜交游苦不齊。」唐子畏解元〈詠帽〉云：「堪笑滿中皆白髮，不欺在上有青天。」人多傳誦。李太師《懷麓堂稿》〈上元客罷〉云：「春回花柳元無跡，老向交游卻有情。」〈謝人惠東坡巾〉云：「分明木假山前地，不愧烏紗頂上天。」其氣味每相似。
作詩凡一篇之中，亦忌用自相矛盾語。東坡有「日日出東門，尋步東城遊。城門抱關卒，怪我此何求。我亦無所求，駕言寫我憂」。章子厚評之云：「前步而後駕，何其上下紛紛也？」東坡聞之曰：「吾以尻為輪，以神為馬，何曾上下乎？」參寥子謂其文過似孫子荊曰：「所以枕流，欲洗其耳。」然終是詩病。

李太白〈鳳凰臺詩〉，昔賢評為古今絕唱。余偶讀郭功父詩，得其和韻一首云：「高臺不見鳳凰遊，浩浩長江入海流。舞罷青蛾同去國，戰殘白骨尚盈邱。風搖落日催行棹，潮擁新沙換故洲。結綺臨春無處覓，年年芳草向人愁。」真得太白逸氣。其母夢太白而生，是豈其後身邪？

李文正公《懷麓堂稿》〈五月七日泰陵忌辰詩〉云：「秘殿深嚴聖語溫，十年前是一乾坤。孤臣林壑餘生在，帝里金湯舊業存。舜殿南風難解慍，漢陵西望欲消魂。年年此日無窮恨，風雨瀟瀟獨閉門。」讀之不能不使人掩卷流涕。

唐人〈送宮人入道詩〉，《文苑英華》共載五首。中有張蕭遠一首云：「捨寵求仙畏色衰，辭天素面立階墀。金丹擬駐千年貌，玉指休勻八字眉。師主與收珠翠後，君王

看戴角巾時。從來宮女皆相妒，聞向瑤臺淚盡垂。」尤覺婉切可誦。

作詩之妙，全在意境融徹，出音聲之外，乃得真味。如曰：「孫康映雪寒窗下，車胤收螢敗帙邊。」非事不覈，對非不工，惡，是何言哉？

張繼〈楓橋夜泊詩〉，世多傳誦。近讀孫仲益〈過楓橋寺詩〉云：「白首重來一夢中，青山不改舊時容。烏啼月落橋邊寺，欹枕猶聞半夜鐘。」亦可謂鼓動前人之意矣。

東坡少年有詩云：「清吟雜夢寐，得句旋已忘。」固已奇矣。晚謫惠州復有一聯云：「春江有佳句，我醉墮渺莽。」則又加少作一等。評書家謂筆隨年老，豈詩亦然邪？

溫庭筠〈商山早行詩〉，有「雞聲茅店月，人跡板橋霜」。歐陽公甚嘉其語，故自作「鳥聲茅店雨，野色板橋春」以擬之，終覺其在範圍之內。

「天子旌旗分一半，八方風雨會中州。」此劉禹錫〈賀晉公留守東都詩〉也。其遠大之志，自覺軒豁可仰。

余嘗見石刻一詩云：「客懷耿耿自難寬，老傍京塵更鮮歡。遠夢已回窗不曉，杏花風度五更寒。」雖小詩亦自飄逸可愛。後題盧蹈衷父，字畫出入蘇、米，久未知其履歷。近讀《渭南集》，乃知其為夾江人，佳士也。

近見寒山子一詩云：「有人兮山陘，雲卷兮霞纓。秉芳兮欲寄，路漫兮難征。心惆悵兮狐疑，蹇獨立兮忠貞。」昔人以為無異《離騷》。寒山子，唐人。豈亦楚狂沮、溺之流與？

余家舊藏顧仲瑛詩帙一紙，乃〈次韻劉孝章治中邀夏仲信郎中遊永安湖〉二首，字畫絕工。楊鐵崖先生嘗和之。中有一聯云：「啄花鶯坐水楊柳，雪藕人歌山鷓鴣。」極為鐵崖所稱許。仲瑛家饒於財，而豪俠不羈，詩筆乃其餘事。中吳楊禮曹支硎先生跋其後云：「吾家鐵先生，平日豪氣塞雲漢，未嘗輕易假人以稱可語。今為仲瑛拈出一聯，低頭遜避，乃知先生是中自有人也。然仲瑛之作如此二篇者，誠亦甚少，宜先生之駭歎也。仲瑛在當時能以俠勝，詩筆特其餘耳。今求斯人，又何可得？家有數百頃田，被新衣，駕大舫，赫赫買冠帶，欺鄉里愚民，彼視文字為何物？然則雖有吾家先生，當何所詣哉！」讀支硎之跋，益增景行之思云。

詩詞雖同一機杼，而詞家意象亦或與詩略有不同。句欲敏，句欲捷，長篇須曲折三致意，而氣自流貫乃得。近讀宋人〈詠茶〉一詞云：「鳳舞團團餅，恨爾破，教孤另。愛渠體淨，隻輪慢碾，玉塵光瑩。湯響松風，早減二分酒病。味濃香永，醉鄉路，成佳境。恰如燈下故人，萬里歸來對影。口不能言，心下快活自省。」其亦可謂妙於聲韻，得詠物之三昧也。